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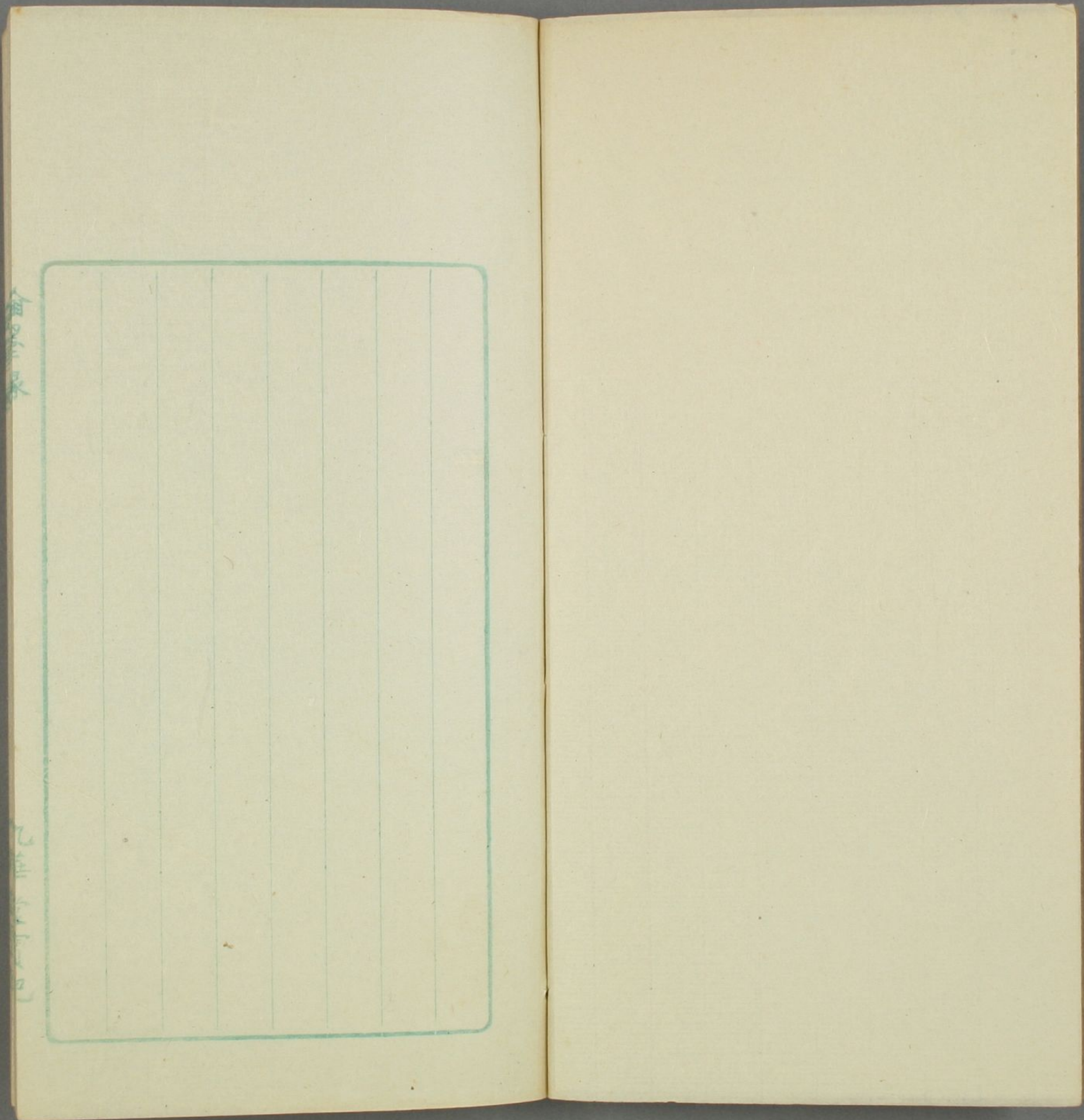
康南海書論鈔

特別
14
1919
700



時
14
1919
85
700

香 翊
果 崇
申 申
身 身



The other s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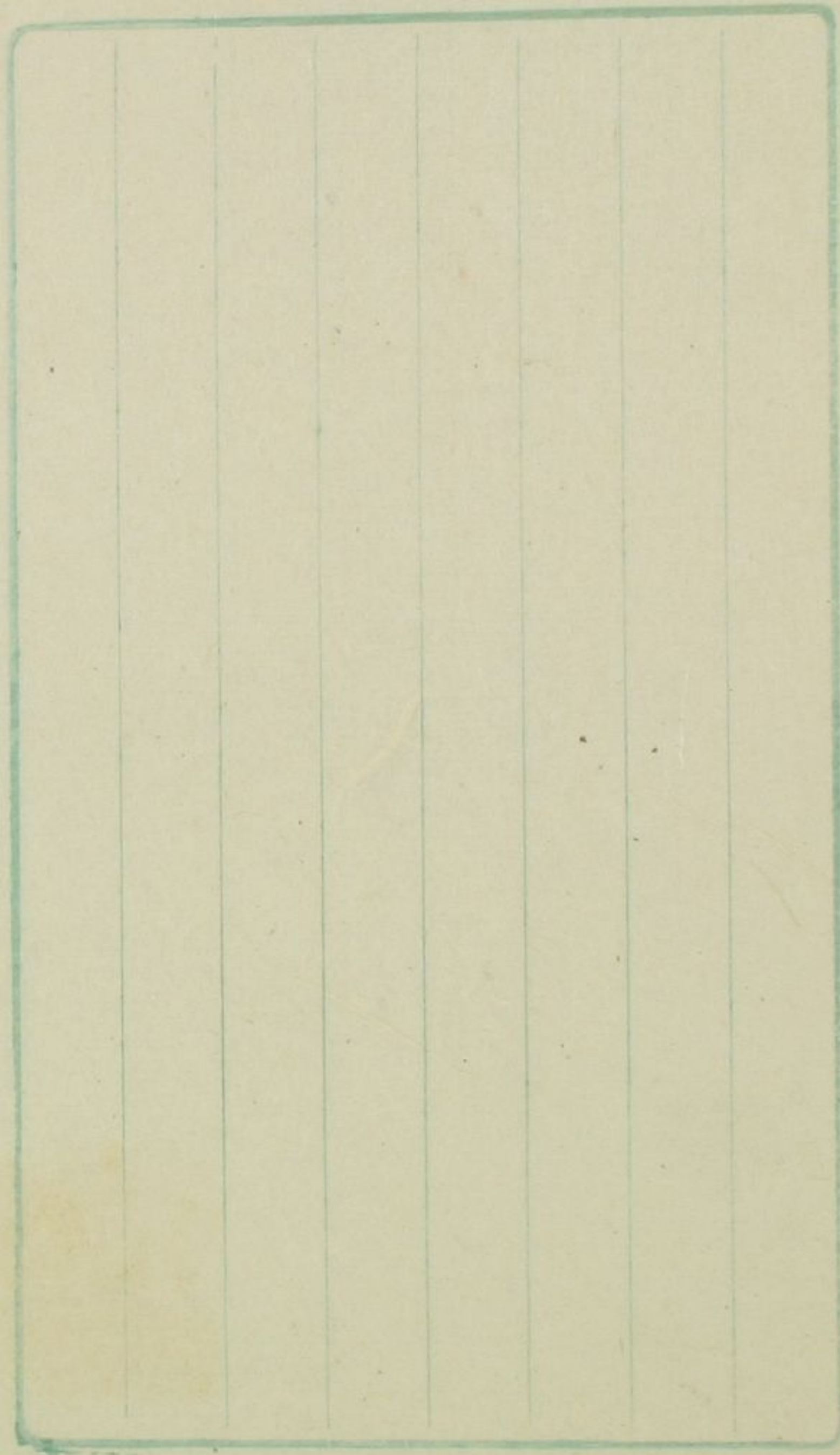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ge



論書絕句



隸楷誰能溯濫息勾容片石獨靈光
 從爰披靈廟應識崑崙在震澤
 勾容有吳萬府君碑額為正書才一古
 石津厚少稟穆亦自絕蒼真隸楷之
 鼻祖靈廟碑在隸楷交爰之間去
 狀奇古若從好爰之始若之則楊震



張遷二碑實開隸楷之義矣
受禪應為衛凱公邯鄲華誕比如璣
恒世受真傳法一脈踰河走傳單
受禪碑顏真卿以為鍾繇劉禹錫徐
浩以為梁鶴今從其同時人年準
能侯碑又以為衛凱書凱其邯鄲
並以古久名子璣孫恒世傳華法恒傳
崔悅至洪宏浩為北書之宗又傳江瓊

至武能北也平衛派也
元帝法象知誰在政重華碑有枳陽文
質滿開州石闕始知晉法有傳方
晉枳陽府君碑豐厚茂密在久質
之間今傳元帝法帖字體從其
意真元帝痛嗣也太祖天皇帝神
道稍加姿美就亦魏晉正傳善字
者尚能會之

鐵石縱橫絕勢方如幼筆法孰傳之澤任
以後音聲絕性有龍顏第一碑

宋墨在龍顏碑澤厚生動而茂
春雄強之勢為正書第一昔人稱李斯篆
畫若鐵石體若飛動可以形容之

餐霞神采絕人煙古今誰可稱也仙石門崖心
摩遺碣跨鶴騫鸞直上天
石門報嚴態飛逸不食人間烟火書中

之仙品也

瑯琊民表集書成都閣哀斜年法精能
戒熹平垂跡遍僅傳古法考雲銘

秦斯瑯琊石刻為春極矣漢隸惟邴
因有此意哀斜與篆而同意熹平以後
隸法大變今楷出焉惟鞠為雲慕志

獨有邴閣之法

哀斜分法知誰繼瘦硬應推昂比干風尚

齊碑成一律，修羅雄峻，獨為難。

吊比于久，廢破無匹。出於哀斜，齊碑百餘種。皆以瘦硬取勝，殆無雄峻秀韻之味。惟為修羅碑獨峻拔耳。

銘利素、耀戰鋌，如與碑法。夏鍾傳，平更後出。書名擅，往後先。以貝義淵。

平更書有武庫劍戟森之氣，寶泉以為出於北齊劉珉，志以貝峻峭爽，此之其實。

信本南人，南碑始具王碑。其平更皇甫君碑，無二乃如平更所從出。然南碑無不圓渾者，此則先夏鍾法矣。

骨適而整，結連穠懷。令書之秀，一平更化方圓。若奇麗，光芒餅甲若游龍。

懷令李超墓誌，骨血奇峻，法極精麗。主夏化無端，而仍方圓。其張子孟龍，皆為法體無上之品也。

子道遠碑獨擅場，衛家體質貴。非徒大刃
斫陣稱無敵，沉着偏而為快長。

昔人稱中郎骨勢洞在，後世惟書子道碑。
有之雖體雜篆隸，改請石衲衣。然沉着
痛快中有渾穆氣象，是般若正傳也。其
用變則啓唐人矣。

吳越新安雜筆端，行間妙理合為難。從
解心蘭亭去，君起浮圖仔細看。

唐島君起浮圖記字裡行間，姿態百出。
詭製妙理，變化一新，而不失六朝法度。猶
龍之後，未多見鍾司徒云。外巧如絕倫
多奇，於此有旨。

魯公端合雜者，董悅忠推絕。合眾恭奉
法已傳，郝閣理更潤。草隸裝將軍。

魯公書摹世稱之，罕知其真。安其章法
筆法全從郝閣出，若裴將軍待他奉。

沉造以錄筆心之真可謂三草錄矣
南宮書評妙難量跳擲偏面利越在雲夢
池邊遺石在神鋒峻立獨迴翔

韋從者雷慶池碑體格不出唐人造
雲新體然龍跳虎臥豈在若若越
俊若跳擲之長且筆畫完好深可寶
愛

山行出其象道蘭亭神理游紅層其意

步脩遠有謝風存唐此句

宋人書以山水為名變化無端深自苦
亭三昧至其神韻絕佳出於轉韻而
加新理則以篆筆為之至目之曰行象
以配顏揚也

次體外有無執法隋人變古有唐風千
年既楚分張鄧下筆蒼蒼吐白紅
自隋碑始變疎朗亦更專講法將

後世承風古法壞矣劉鄧完白出獨鑄
篆隸治六朝而心書近人張盾心起而繼
之用力尤深而陽古今渾灑深大直
接晉魏之傳不復溯唐人何者宋元以
為書法中興矣

碑品

昔庾肩吾為書品以李嗣真張懷瓘輩續
接其執武或師人表之九等或分神妙精
能之四科包羅古今不出二類夫五音之
好入各殊嗜妍蚩工拙倫次甚繁如昔以次
評出亦多矣而後世品藻祇歸已懷輕重
等差豈能免戾夫書道有天苑有二文

二者並美，所為冠冕。自餘偏至，亦自稱賢。必如張懷瓘，先見天性，後其習學，是使人惰學也。何勸之為？軒者，之文為上，唯深和。美，各自擅場。古人論書，皆言勁健，二者比較。健者在先，古尚質厚。今重文華，文質彬彬，乃為粹美。孔從先進，今取古質，華藻之體，蓋少。後晉若有新理異態，高情逸韻，亦主特時，常言難得。觀茲靈變，尤涉崇慕。

今取南北朝碑為三品，列唐碑太夥，姑從舍。

神品

爨龍顏碑

靈廟碑陰

石門銘

妙品上

鄭文公四十二種

暉福寺

梁石闕

妙品下

枳陽府君碑

梁錦州造像

瘞鶴銘

泰山經石峪

般若經

石井瀆題字

蒲衍造像

孝昌六十八人造像

高品上

谷朗碑

葛祚碑額

帛比千文

嵩高靈廟碑

高品下

鞠秀雲墓志

高句麗都城刻石

新羅真興大王巡狩爰境碑

高植墓志

秦從三千人造像

裴伏龍造像

趙珣造像

晉皇縣造像

高品上

張猛龍法德頌

李超墓志

賈恩伯碑

楊翠車碑

龍苑寺碑

始真王碑

解伯達造像

精品下

刁遵志

惠輔造像記

皇甫驎志

張黑女碑

高湛碑

呂望碑

慈秀造像

元齊造像

趙阿歡三十五人造像

逸品上

朱君山墓志

敬顯撫利前銘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逸品下

武平五年靈塔銘

劉玉志

臧質碑

源磨耶祇桓題記

定安王元奭造像

能品上

長樂王造像

大妃侯造像

曹子建碑

高修羅碑

溫泉頌

崔家北壘碑

沙門直造造像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

道昭三百人造像

楊大眼造像

將狸寺碑
昭平公造像

能品下

魏靈苑造像

張德壽造像

魏元預造像

司馬元興碑

馬鳴寺碑

元洋造像

首山舍利塔銘

寶曆碑

賀若詒碑

蘇道碑

報德像

李宣碑

王偃碑

王僧碑
定國寺碑

碑評

嬰龍顏若軒轅古聖端冕垂裳石門銘若瑤
島散仙騰鸞跨鶴暉福寺寶塔若賢達三德
嬰寶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弔比干文若陽朔
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
名案中楊大眼若少年偏將氣雄力健道略造
像若束身老儒節竦行清張猛龍如周公制

禮事：皆美善。馬君起浮圖，若春西極處，有新意。李仲旋如烏衣子弟，神采超俊。廣川王造像如白門伎樂，裝束美麗。劉玉如荒江樵木，雖經冬槎枿，而生氣內藏。司馬拜如三日新婦，雖體態媚麗，而容止羞澀。靈廟碑陰如渾金璞玉，寶未難名。始興王碑如強弓勁弩，持滿而發。靈廟碑如入收藏家，奉自盡。奇古之器，臧質碑若其古德語，開口無世俗之談。元煥造像如長戟脩矛。

盤馬自喜，葛子建碑如大刀濶斧，斫陣無前。李超志如李光弼，代郭子儀將，壁畫一新。六人造像如唐明皇，隨葉法善遊，霓裳人聽解。伯達造像，雍容文章，踊躍武事，儒脩羅，長松倚劍，大道臥熊，雲峯石刻如阿房宮，樓閣綿密。四山摩崖如建章殿門戶，萬千定國寺如祿山肥重，行步蹒跚，凝前寺如曲江風度，骨氣峻整。司馬元興碑古質，鬱紆精魄，超越馬鳴寺。

若野竹過雨，輕蓋側風。高植碑若蒼崖，巨石森古。卷
高湛碑若秋菊，春蘭茸。艷逸溫泉，頌如龍鬚。鶴
頰奮拳雲霄，敬歎儔如。間鷗充鳧，游戲汀渚。太
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環衣，端拱而議。南康間王
若芳圃桂樹，淨直有香。李君巧言，如間庭卉。木春未
若花，皇甫麟如小苑，峰巖雪中霞。骨張黑女碑，如
駿馬越澗，偏面驕嘶。枳陽府君碑，如安車入朝，不尚
馳驟。慈香如公孫舞劍，瀏亮渾脫。楊暉如蘇蕙

織錦，綿窠迴環。朱君山如白雲，如岫舒卷，窈窕
龍藏寺如金兔，遍地細碎玲瓏。舍利塔如妙年
得采，翩。開朗蘇慈碑如手版，聽鼓戰。隨班

尊碑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蹟至明於有存者故宋
元明人之為帖者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四
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即唐人鈎本
已甚風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
何帖大抵宋以人重鈎屢翻之本名雖異其獻
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如言如子孫嘗云誰

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

國朝之帖，皆蒼萃得於天石卷，然已遠遜西人。況其他乎？流敷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夫之後，碑字中無一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冬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切者。汀洲轉于八分，以其八分為真書，師仿中比于文，瘦勁獨絕，懷

寧一先，實了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朴，實與汀洲分隸之流，而啟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尤推二子，則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歎賞，編隘淺弱，何啻天壤。邗吾粵吳荷，倉中丞帖，字名家，其書為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崖刻也。阮文達亦心舊體者，然其為南宮者，派論深也。此多知帖字之大壞碑

字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是通人遠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於少，未暇以攬，猶去鼓簧，榕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字之盛，乘帖字之懷，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稱金石以為改徑證史之資，專門披輯，纂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鄉，

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為貞元乘，摹榻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遍布海內，其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考，金石錄，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殆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草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

盛于是碑學蔚為大國。適乘帖微入續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啓秘苑。若為定矣。論書表新碑宜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

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死以貴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改隸楷之變二也。可以攷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法稱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椎奇角去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卑唐

殷周以前文字新創，雖有工拙，莫可考稽。南
北朝名家，則春秋羣賢戰玉，託子南殷周之
末運，極學術之異爰，九流並出，萬馬齊鳴，人才
之奇，後世無有。自漢以後，皆度內之人，言理不
深，言才不騁，進比戰國，倘乎已遠，不足為萃
較書有南北朝隸楷行草，體雙各極奇偉

晚龍去德斯值至矣觀斯止矣必於有唐
雖設書學士大夫誦之尤甚然繼承陳隋之
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
或若算子截勢續尾救整齊之甚歐虞
褚薛筆法雖未若亡然澆淳散撲古意已
漓而顏柳失奏漸遠矣宋元章談魯公
書醜怪惡札未免太過然出牙布爪無復古人
淵永渾厚之意如之宜希用魏拓趙度漢

輩雖綜核名實而宋文帝張釋之東陽侯
長者之風則已泐絕即宋武帝雜用仲舒
和如衡靈霍崇朱之徒才能並長亦不可
得也不然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實象
必貶政以不顧偏欲顯翹俗爽了臬黜糾
淺禱畫帝效擊流滂後世豈無存哉唐
人解海結構自賢於宋明然以古為師以
觀焉得之則卑薄已甚若從唐人入手則

終身淺薄無復窺覷見古人之曰古文家謂
畫今之界不若學古之辭不若學古者若此
字也亦謂其書更限無從唐人入也

韓曰黎論凡古文謂此代為漢之書不敢觀
謝茂秦李放辨論詩謂自天寶大曆以下可
不若皆為代為限好古之書論者謂之然
所以法古為貴者古又為至而漢書法限
至六朝若唐後之書即之駢文至西傑以下

散文至曹蘇而後至不亦觀之矣操此而談
雖終身不見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敢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交公
頌體甚質厚然唐人不甚稱之又范的阿
育土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書亦不見其
見稱諸家皆最法者古者南時以此得在
猶之鞠嗣之易武切之思其得名處即其下
處故自或名則可後人安可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晉並寺誌為並新
廟碑。皆大澤。厚有暉福之遺。許洛仁碑。極
似賀若預。賈膺福。大雲寺亦有六朝遺意。
靈琛禪師。灰身塔文。筆畫世厚。古樸。結構
亦大小有趣。郝貴生像。波撲。是魏法。馬君起浮
圓分行結字。爰德。無盡。葦利。涉造像。適美。後
逸。順。凌。幾。碑。津。古。有。法。若。華。山。精。享。碑。題。不
王。紹。宗。王。徽。君。臨。終。口。授。銘。獨。如。仁。政。碑。張。宗。

碑。敬。善。寺。碑。於。孝。顯。碑。法。苑。禪。師。塔。銘。皆
步。趨。隋。碑。為。齊。賢。舍利。塔。蘇。慈。碑。之。嗣。
法。表。至。小。碑。中。若。王。仲。休。墓。志。體。裁。峻。從。
王。留。墓。志。精。秀。無。匹。李。夫人。賈。娘。墓。志。勁。
折。古。劉。王。克。公。頌。之。間。常。流。殘。石。撲。茂。在。呂。
聖。前。顯。儒。之。間。韋。夫。人。志。起。津。在。王。偃。李。
仲。璇。之。間。一切。如。來。心。真。言。神。似。刁。尊。太。
常。寺。聖。張。鏡。志。用。勁。在。刁。尊。曹。子。建。之。間。

張氏墓志骨血岐秀，張君淳固志體岐而美。直摧墓志茂容有魏風，此類云多，望絕不與。六朝矩矱，然皆不見稱於時，亦可見唐時風氣如今論沈然，有守舊用化二堂，然時為開新，其堂怒盛，守舊堂率為不減，蓋天下世變改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去亦其一端也。夫理為大小，因微知著，一線之點有限，而線之所引，倍北京版而無窮，豈不然哉。亦有宋之

世，蘇朱大受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堂也。端節篤守唐法，此守舊堂也。而蘇朱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近世劉石如包慎伯趙揚叔，受六朝體，亦開新堂也。阮文達決其必盛，有見矣。

論亦不取唐碑，此獨以古法為也。平心而論，歐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實六朝人也。褚薛筆法，清君古簡，若伊瀾石龕銘石浣序大肉，刻

釋壇碑亦何所惡良以世所盛行歐雲顏
柳諸家碑磨爛已壞名雖尊貴實則尊翻
之棄木耳若非得舊搨動需露甚數倍之金
此是花家之珍玩豈學子人可得而臨摹哉
況宋搨已若薄有之劍孔子之履希世
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佳本墨蹟不如古
六朝搨本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眩如初搨從
入手便與歐雲爭道豈此終身寄居之寶也

局促無所成哉識者審時通變自不以
為意陳言論好翻前人也

自宋以來法唐碑者無人名家南以碑
伯也情伯張高石即以石作視千古故
通世變推陳出新業尤易成舉此為
尤易悟也

唐人石未試未誌出歐雲者今昭陵二十四

行見可也。吾最愛殷令名書。裴鏡氏碑。西園堂
碑。馬肉禱亮二碑。次之矣。餘若王知敬之李衡
公碑。郭儀之陸讓碑。趙模之蘭陵公王碑。
高士唐瑛北記。崔敷禮碑。體皆打山。皆
清剛奕勁。然歐雲山者也。若推懷素。李平。方滿
碑。間架者。懸一瘦六拍之體。已開顏柳之先。
崔筠劉遵禮志。方勁亦開柳派者。此唐碑之
沿革。吾唐碑者。南知之。中間草從。靈慶池

古元裕碑。有龍跳。而臥之氣。張顛郎官
石柱題名。有扁且勁。正之體。皆唐碑之可
貴者。必表學唐碑。從子於法家可也。

唐碑

九

備魏

以碑莫盛於魏，莫仿於魏。蓋兼晉宋之末運，
而齊梁之流風，身國既永，藝業自具。存文
翰，散馬好文術，潤色鴻業，如大和之後，碑版
尤盛。自書如篆，率在其時。延昌心尖，深被斯
暢，致其體裁，後作篆力，深厚。以平有大平之
象，晉宋禁碑，周齊短祚，加之碑者，必稱魏也。

孝文以前文字與稱碑版亦不若今所見者惟有三碑道武時則有秦從造像王銀堂題名大武時則有聖伏龍造像趙瑀造像皆新出土者也惟草昧初構已有王風矣
太和之後諸家角出齊造則有石門銀古棧則有若靈廟鞠房雲古茂則有若暉福寺造像碑則有若比干文高美則有若靈廟碑陰鄭道昭碑六人造像歧美則有若李超白馬元

興高古則有若劉玉皇南縣轉能則有若張猛龍賈思伯楊翠暉峻宏則有若張黑女馬鳴寺宏和則有若刁遵司馬昇高湛肉髻則有若法生劉懿叔使君元帝則有若李仲璇在茂則有若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溫息公豐厚則有若呂望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若始平公龐逸則有元祥造像優填王統觀諸碑若趙羣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

法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

凡魏碑隨取一家皆是或體者合諸家則為具美
程南碑之綿氏齊碑之直峭隋碑之洞達
皆涵蓋清著落於其中故云魏碑雖無南碑
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何言有魏碑可無南碑也南碑亦古之寶子則有
靈廟碑似之亦美之巽於龍款峻整之始真王
碑則有靈廟碑陰張猛龍溫島頌南之安茂
之相陽府君梁名潮則有暉福寺當之奇逸
之瘞鶴銘則有石門銘南之自銘魏碑法有
南碑無之故曰莫仿於魏碑

何者有魏碑可無齊碑也齊碑之佳者峻樣莫若
禹修羅則張黑女楊大眼近之奇逸莫如朱君
山則豈若石門銘刀道也瘦硬之武平寺造像
豈若弔比干墓也洞達之報德像豈若李仲

璇也。皇厚之定國寺，皇若暉福寺也。安雅之主僧，豈若皇甫麟，可湛也。

何言有魏碑，可與周碑也。古樸之當，怪不如靈廟。奇質之時，珍不如皇甫麟。精美之純，獨樂不如楊翠。歧整之賀，屯桓不如溫泉。頌

何者有魏碑，可與隋碑。瘦美之豆，盧高造像。則不比千者之世，莊之趙芬。則溫泉頌，有之洞達之仲思。那則楊大眼，有之開整之賀。若

則高良者之秀美，三美人董氏。則刁遵有之，奇古之臧所。則靈廟有三，樸雅之宋永貴。竇贊，則李超有之。在美之舍利塔，蘇慈則愛思。伯李仲璇有之，撲整之吳儀龍華寺。則不足比數矣。

故有魏碑，可無齊周隋碑。然則三朝碑，真無絕出新體者乎。曰齊碑之鳥，修四維。朱君山隋碑之龍，持寺童子。建四者，皆有古質奇趣。

新體異能乘時獨出變化生新承魏用唐
獨標雋異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
也

後世稱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傑出法體並三
然自吾觀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講結構然向背
往來伸縮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楊昇賈思伯張
猛龍也其筆氣渾厚姿態跌宕長短大小各因實
體分行布白自如其波寓變化於整齊之中為奇

峻於方平之內皆極精采作字工夫斯為第一可謂
人巧極而天工錯矣以視歐褚顏柳斷鳧續鶴以
為工直成可笑永興登善頗存古意然實出
於魏各家皆然

翰筆下

本朝書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為楷。集古書之成伊汀洲也。集隸書之成劉頑伯也。集帖字之成劉石菴也。集碑之成張廌心也。

六朝筆法所以絕後世者法嚴之森用筆之厚最其顯者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亦若鵠心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

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拱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
遠齊郡王祐峻骨如氣為一體慈孝安宅元燮
峻蕩奇偉為一體德而名之皆可謂之龍門
體也

聖教序唐僧懷仁所集右軍書位置天然章法
秩理可謂奧才此英國相黃唐亨集唐人詩前裁
叙縫皆若已出可謂無獨有偶矣然集字不止懷仁
僧大雅所集之吳文碑亦用右軍書尤為通峭

古今集右軍書凡十八家以開福寺為最不虛也
此於之劉鳳誥之集杜詩字

古今之中唯南碑其款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
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
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墨態奇逸六曰精神
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
天成十曰骨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
之齊碑惟有瘦硬隋碑唯有明爽白鳥修

羅朱君山龍虎寺曹子建外未有仿美者也
曰魏碑南碑可宗也魏碑無不在者惟窮鄉僻
世造像而骨血皮肉皆中皆有果態構字亦
緊密非常豈與吾世比常書之會邪何其也
如江漢游世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語語自能
高遠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為者故能擇魏
世造像記字之已自能書矣

龔夔顏龍為雄強茂美之宗 靈廟碑陰輔之

石門銘為冠逸渾穆之宗 鄭文公瘞鶴銘輔
弔比干文為瘦硬峻拔之宗 高修羅靈塔銘

右三宗上

張輔龍為正態夏態之宗 曹思伯楊翠輔
昭興王碑為峻美宏整之宗 李中璇輔之
敬顯儒為靜穆茂密之宗 朱君山龍造寺
輔福寺為豐厚茂密之宗 楊子谷梁石

右四宗中

湖溫泉頌輔之

張玄為峻偏宕之宗
 馬鳴寺輔之
 高植為渾勁橫壯之宗
 王偃王僧斌輔
 李超為體骨峻美之宗
 解伯達皇甫驎
 楊大眼為峻健豐偉之宗
 魏靈花疾川至勇
 刁遵為靈和肉毅之宗
 高湛劉懿輔
 吳平忠侯神道為平整勻洋之宗
 蘇懿舍利塔輔

右六宗下

既立宗矣其一切碑相近者各以此判之自此觀碑
 是非自見自此論也亦不至累訟紛々矣
 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錄靡弱者不錄怪異
 者不錄且其所謂仿衆美通古今極正度是
 為書家極則者耳

任石峪為楷之宗
 白駒谷輔
 石鼓為篆之宗
 琅琊臺廟
 三公山為西漢分書之宗
 斐岑郁閣天鼓

神識輔之

在外宗三

漢分亦各體備有亦各有宗略之

三古能書不著已名石鼓為史籀作乃議擬之辭
延陵墓石為孔子題乃附會之後秦諸山石刻雖史
再相斯所作亦不著名蓋風氣渾厚末藝偏
長不以自誇也沿及漢魏猶存此風今漢存碑
其書人可致者惟武班碑為紀伯元書邠澗頌為

仇紳書衡方碑為朱登書樊敏碑為劉掾書華
岳碑鄭香察書或謂察者察人之書非人名也
或謂蔡邕書然後人附會邕書太多未必即邕
也石經書字體不同自蔡邕棠谿典外公羊
末有臣趙咸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
陵臣傅楨論語末題云詔書典博士臣左主郎
中臣孫表上尊號奏鍾繇書受禪表衛凱書
魯孔子廟碑梁鵠書天竺改神識皇家書封

禪國山蘇建書此外無致降逮六朝書法日
工而暇名未甚雖張猛龍之精能嬰龍顏
之高渾猶不自著即隋世尚不炫能於此至
於唐代斯風遂墜片石隻碣靡不書名遂
為成例

以下全て
白紙

